毛詩日箋

毛詩日箋卷三

句吳　秦　松齡　學

小雅

鹿鳴之什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傚

鄭氏曰視古示字也朱子曰言嘉賓之德音甚明是以示民使不佻薄而君子所當則傚而曹氏嚴氏謂與視民如傷同義言嘉賓敎益於我皆有德之言甚昭明矣其視民則不薄之謂所言皆仁厚也此不欲改視爲示耳然終不若鄭氏之義爲當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子曰翩翩者鵻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勞苦在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詩意已盡而嚴氏謂鵻鳩性壹而孝今使人不暇孝養其父鵻鳩之不如此說本於蘇氏頗近穿鑿

將母來諗

鄭氏曰諗告也朱子曰以不獲養父母之情來告其君也非使人自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諸家多從之是矣而何楷曰將母來諗者言以巳欲將母

之情來告於其母也蓋父母愛子之情雖一而父或猶知大義母未必不牽於私情故思所以慰其意者如此按此說亦爲得情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征夫毛氏曰行人也是即謂使臣也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朱子曰使臣與其屬也是所謂征夫使臣亦在內也而嚴氏云每懷靡及征夫如此使臣可知則使臣在征夫之外矣詩意恐不然何楷曰文王所遣必非一使則衆多並行正謂同時出使之人耳

周爰咨諏

毛氏曰忠信爲周鄭氏曰大夫出使驅馳而行見忠
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呂氏曰周爰咨諏
者古語多倒用也後儒多解爲周徧之周周爲簡明
但國語叔孫穆子聘晉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
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則毛氏之說未可非也

常棣篇

嚴氏曰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
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懇反
覆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
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

之心惻然溢於言辭之表矣東坡詩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最說得周公之心出　鄂不韡韡不鄭氏曰當作柎鄂足也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諸家從之是矣然古不與柎皆爲夫音華不注山不亦讀作夫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亦可以證鄭氏之說學者所當知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諸家解下二句俱蒙上文死喪之威而言而歐陽氏則曰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

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語氣似作兩事按本文威與裒下各以兄弟承接則分為兩事亦得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何楷曰禽經云脊令友悌張華注云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取以喻兄弟此與舊解不同存之以備一說　何楷又曰兄弟急難者言兄弟當相急於患難謂相救也春秋傳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能急人之困字法同此此解急難二字最精當從

伐木丁丁

嚴氏曰山中伐木其聲丁丁然相應是與人共伐之

有朋友之義焉愚謂丁丁止取其聲之相應耳不必言與人共伐也丘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于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此說得之

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諸家或以肥羜肥牡爲禮之隆殺何楷曰釃酒灑埽陳饋羜牡皆一時事互文以相通耳先言諸父後言諸舅親踈之序也極是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鄭玄錫曰以速諸父舅而不來也寧其適然他有故

而不來乎將無我弗顧我有咎而不來也自反深而望切矣按此解與舊說稍異然意甚朏切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嚴氏曰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鄭氏以爲族人陳王之恩則是臣答君之辭非君燕臣之辭矣君燕臣之樂歌但當述己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感己之辭也

天保篇

序云下報上也諸家皆言祝其君之福禄惟嚴氏曰

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必本之以德曰學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爲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耶愚按五章言貽爾多福而極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明是以德爲福豈有德極於羣黎百姓而反無一語歸本君身之理嚴氏之說是也　何福不除程子曰除有消去之義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嚴氏曰言何等福不消受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顧炎武曰夫使機智日生而

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豈自而降福乎

采薇篇

序曰遣戍役先儒皆從之而近儒季本鄒忠胤何楷謂是勞還之詩何楷曰一月三捷自是紀述實事之語若遣行時安得有此鄒忠胤曰序以采薇為遣戍夫楊柳依依則正薇柔時也雨雪霏霏則正歲暮時也撫今追昔道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道歸時之景豈有方遣之日而遂以為昔往是莊子所謂今日適越而昔日至矣其說亦似有理但按先儒之說謂一月三捷乃言將士之心自期一月間三戰而三捷

耳昔我往矣一章乃設爲役人預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既體其情又勉以義可謂曲盡事理後人不當以一時新奇之見輕廢舊説也

彼旟旐斯胡不旆旆

朱子曰旆旆飛揚貌嚴氏曰彼旟與旐皆旆旆然飛揚軍容甚張也其説是矣而呂氏曰爲將者指其旗旐而言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旗隨人意而不舒也按建而不旆援據左傳而此解與下文憂心悄悄妙有關生亦未可廢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朱子曰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二子之言亦甚明白矣嚴氏獨以昔我往矣爲移師伐西戎謂采薇言往自周北戍之時也此詩言往自朔方西伐之時也采薇言來初期歸時也此詩言來自西戎歸而在道之時也推嚴氏之意止因黍稷方華鄭氏以爲六月時自采薇爲二月以至六月不應在道太久故

斷以為西伐時耳不知詩人之言難太拘泥黍稷方華或是既至朔方所見亦不必定言在道也鄭氏曰此時始出壘征伐玁狁亦此意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嚴氏曰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也室家喜之按詩意喜南仲平玁狁而歸為之敘景物之暄妍稱將率之功伐耳絕不似室家之言也嚴氏以采蘩為婦人之事謂是述其所見恐不然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何楷曰以杕杜逢春而生意改觀如此閨中思婦其何以堪卉木萋止復從杕杜而推廣之見萋萋不獨一杕杜含悲更深此即舊說感時物之變耳而語意益幽至

憂我父母

嚴氏曰婦以事舅姑爲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憂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此皆意料之辭陳氏曰言夫之車乂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呂氏曰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白華之什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嚴氏曰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何楷曰綏安也纏綿

周至以安嘉賓之心亦猶樛木之下垂而使其繫心於我也俱得之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既見君子鄭氏曰諸侯朝見於天子是稱天子為君子也朱子謂是天子見諸侯稱諸侯為君子詳全篇之意終似下須其上之辭宜從鄭說　有譽處兮鄭氏曰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嚴氏曰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接之以溫厚故下情喜悅稱贊天子曰宜其有譽處也有譽則得其名有處則保其位而張氏曰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

可保也詩記取之二說俱可從

厭厭夜飲

嚴氏曰厭厭夜飲爲以漸至醉浸漬厭足之意毛以爲安孔以爲閒蘇以爲久其義一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此說得之諸家於取喻或求之太過如蘇氏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語意雖妙恐非詩人本旨

彤弓篇

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㲋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㲋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是已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鄭氏曰言謂王策命也孔氏曰藏之者藏之於家以示子孫言諸侯既受此弓因命之曰汝得此弓以歸尚其寶藏之

後儒之解與此不同然舊說終不可廢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羅願曰莪水中所生陵阿亦通有之此雖可食之菜然彼中阿沚陵有在者焉而未采蓋育之而使成也亦地之良者善養物君之仁者善養士故以爲能養育人材焉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

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侵鎬及方

孔氏曰劉向疏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朱子曰鎬非鎬京之鎬亦未詳所在何楷曰下章先言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而後即繼之云來歸自鎬則鎬地必近大原古文鎬鄗通用荀子武王以鄗史記周本紀復都豐鄗漢書戎敗我驪遂亡酆鄗皆以鎬爲鄗若此詩之鎬乃鄗地也鄗本晉邑管仲對鄗邑之黍齊弦施伐晉取鄗公羊傳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鄗皆此鄗也漢光武即位

鄗南始分鄗爲二字名鄗邑縣今尚有原名隷眞定府其地正與山西大原接壤在漢均屬恒山國其爲此詩之鎬矣

至于大原

顧炎武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大原陽曲者始於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凉

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
則大原當即今之平凉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
大原之名耳計周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晉陽
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
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
宣王料民於大原亦以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
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
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凉而非晉陽也
若書禹貢既修大原至於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
狄于大原及子産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

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爲周之大原乎
愚按大原舊以爲今大原陽曲何氏之以鎬爲鄗亦
爲其近大原也今顧氏則謂周之大原爲今之平凉
其論極爲博辨俱存之以備參攷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
喜矣又多受賞賜也朱子以爲吉甫之私燕愚按此
詩全篇語意鄭重先言奉命出師後言凱旋飲至體
當如是鄭說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芑朱子從毛氏以爲菜宜馬食諸家或以爲穀未知孰是郝敬曰中衰之後田野不治今薄言采芑于彼再歲之新田于此初墾之菑畝王師所過嘉穀被野曠土闢而田野治矣此則以爲穀者也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鄭氏曰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朱子曰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二說俱可從

克壯其猶

嚴氏曰或以克壯其猶爲勇决之意今考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有瑲蔥珩其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荆聞風畏服不戰而屈之非取其老而勇决若矍鑠翁之爲也易大壯注壯者威盛强猛之名詩人之意正謂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惟方叔老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也按此論最有深識如趙充國之於金城亦可謂克壯其猶矣

車攻篇

蔡汝楠曰周公營雒非獨化殷中原之地鎬遠雒近

雒中乃兵車輻輳之地天子都鎬以建邦極幸雒以合中原正聖人貽謀之精也車攻幸雒蒐狩故詩人美而詠之　助我舉柴毛氏曰柴積也朱子曰說文作㧘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先儒俱無異說而姚舜牧曰按虞書柴望秩于山川禮天子巡狩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柴者燔柴以祭天也巡狩至方岳亦燔柴以祭天專祭此方岳之神時必取用犧牲故云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謂助我舉此柴望之禮也按此說頗有依據故存之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李氏曰歐陽公詩有

曰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長公詩曰
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效此詩而作
也竊謂杜工部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蚤得此意
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毛氏曰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
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其說是矣而嚴氏曰既
伯謂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
而禱之願馬之强健而獲多也田車四語皆禱辭按

嚴氏之說于既伯既禱二既字有分曉亦可從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氏曰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之

天子之所朱子曰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

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覺朱子

語意尤妙

鴻鴈之什

鴻鴈篇

此詩諸家解多互異歐陽氏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

而於每章首二語皆謂以喻使臣然玩卒章曰哀鳴

嗷嗷似指流民非使臣也朱子則曰之子流民自相
謂也所解三章無言及使臣者然玩首章口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似指使臣也毛鄭以之子為侯伯卿士
與使臣之意畧同但其解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
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宣驕云我之子自我也
謂我役作衆民為驕奢今按上二章首二語下皆作
流民美使臣之辭不應此章獨作使臣口中語嚴氏
謂哲人亦指使臣為得之嚴氏曰離散之餘初有定
居生理未復故如鴻鴈嗷嗷然哀鳴赴訴於使臣使
臣能撫䘏賑濟之於是流民稱此使臣明哲故能知

我劬勞若使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無厭也

庭燎篇

此詩美宣王之勤政人主勵精於上羣工百執事莫不震動恪恭有夜半而趨朝者詩總言其一時振作之象耳諸家或云宣王問夜或作詩人設爲問答之辭俱無不可特序有因以箴之之一言當因賢后脫簪之事而爲是說實則詩只是美宣王未必有箴之之意也

沔水篇

郝敬曰諸侯不朝飛揚跋扈不循道理一二守禮者畏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以終大業也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嚴氏曰嗟我親疎厚薄之人無肯思亂者皆願治平也誰無父母乎皆有所顧惜也憂諸侯之背叛而致禍亂將累其親也此說本東萊呂氏而更覺簡明　莫肯念亂舊說謂莫肯念王室之亂於義亦通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嚴氏曰一章言載飛載止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二章言載飛載揚喻諸侯跋扈不朝者此章言率

彼中陵踰諸侯循道而來朝者　蘇氏曰厲王之亂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之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治亂之激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畏矣民猶將爲訛言以誣之不可不懲也今諸侯亦欲敬矣特爲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不能免耳按此章蘇氏之説最爲得情而諸家解末二句謂是諸侯來朝者心懷疑懼相與語之辭此太泥我友二字耳夫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詩人於卒章明言之不必定以爲諸侯相語之辭也

鶴鳴篇

何楷曰此必宣王末年之詩意其時山甫吉甫張仲召虎諸賢皆已次第彫謝故其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蘀至如諫廢魯適諫不藉千畝諫料民太原諫殺杜伯諸讜論皆不見聽此詩人所以益致意於他山之石也此說雖出於臆度然亦有理

有母之尸饔

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尸劬勞之事也嚴氏曰我有母在當主爲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聽也二說俱可從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呂氏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廟廊之人也所謂伊人乃于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爲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爲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按呂氏本於舊說而語意特爲曲至而嚴氏曰舊說以伊人逍遙爲賢者實來訪已非也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覿面之稱也若曰所謂彼人者願其來此逍遙也願其來此爲嘉客也蓋賢者去之國人思望之意也其言更有理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遯思

呂氏曰賢者舍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下二句乃與賢者決別之辭是以上二爾字爲責公侯下二爾字指賢者也而嚴氏曰彼去而已留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愚按嚴氏以四爾字俱指賢者一章中文義歸一而惜賢者之去羨賢者之去又似體賢者之不容不去極得詩人微旨

黃鳥黃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

集穀啄粟喻適異國者見侵迫之意其取意不在黃

鳥也嚴氏謂黃鳥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爲侵害於人乃作與黃鳥告別之辭恐非是

我行其野篇

愚按此詩之意言我以惡木爲蔭惡菜爲食如是辛苦而來就爾望爾以婚姻之故相收卹也今既不我畜亦惟有歸耳而諸家多言責其婚姻惡木野菜之不如恐太紆曲　成不以富亦秪以異嚴氏曰爾之不我收卹但鄙吝耳此何能以致富適足爲異耳親義相賙人道之常爾獨不然是可怪也於義亦通終不若朱子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

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秖以其新而異於故耳以此見詩人忠厚之意呂氏詩記取之

斯干篇

此詩歐陽氏謂考室而為頌禱之辭是也呂氏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禱頌之辭按呂氏之

解最爲明晰而朱子謂三章言上下四旁之固四章言其堂五章言其室嚴氏曰言其堂故曰升言其室故曰寧其說本於蘇氏亦可從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諸家皆言宮室之美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陰之廣如松之茂但四章五章方極狀其宮室之壯麗深廣而此章先言之嫌其太早王雪山曰言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枚舉之辭耳似爲得之何楷又曰竹苞松茂皆表此地物色之美其云如者孰如之主下文兄及弟矣爲言兄弟相好則其根本堅固而不可搖其枝茂盛而不可替所以擬之

竹苞松茂也按此解如字更有著落

無羊篇

序曰宣王考牧也嚴氏曰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陳氏曰畜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於其牧成而考之是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按舊說以爾字爲呼宣王歐陽氏謂呼牧人於義爲安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溼嚴氏曰羊不歸而聚則不見其角之濈濈牛不歸而息則不見其呞言來皆所以見其牢

之成也　以雌以雄鄭氏謂收人搏禽獸以來歸歐陽氏謂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於義皆通終不若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詩記取之

毛詩日箋卷三

毛詩日箋卷四

勾吳 秦 松齡 學

節南山之什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不弔不卹也言不爲昊天所卹毛氏訓弔爲至非是諸家言之詳矣不宜空我師鄭氏曰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葢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其説是矣而嚴氏以空爲曠曰昊天不見愍弔乎不宜曠我太師之官也於義亦通不若舊説穩當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膴仕

朱子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按朱子從舊說以君子指幽王其解極明暢當從而嚴氏謂此君子正對下文小人言之謂人之邪正也亦有理嚴氏曰君子所見者遠若迂闊若遲鈍世每訕

笑之以爲不可用不知用之則安富尊榮小人所見者近敏捷可以集事諛佞可以悦意世主每甘心焉不知小人用則國危矣勿誣罔君子以爲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燎然權姦欲擯斥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必以好名無實排之所以罔君子者千載一揆也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誰秉國成諸家或以爲責幽王或以爲責師尹竊以爲責師尹者尤近情不自爲政即所謂弗躬弗親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嚴氏曰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狹如唐詩云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舊說謂小人喜怒之不可期是也嚴氏以既夷既懌爲規之以善似不然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舊說不懲其心指尹氏而嚴氏謂指幽王舊說爲是

蘇氏曰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正己者言其爲惡無已時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嚴氏曰繁霜則天令乖訛言則民思亂其訛似矣然觀下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則所謂訛言者乃變亂是非之小人非思亂之民也姚舜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偽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得之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杌我如不我克

鄭氏曰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摇動我如將不勝我謂迅疾也而歐陽氏謂是詩人之自我言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生者乃菀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杌我惟恐不傾也朱子曰亦無所歸咎

之辭夫以我爲我特苗終覺未安後說是也

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正鄭氏以爲長諸家不取是也歐陽氏謂正政古通用言國之政惡也王氏謂是邪正之正言今之正道何其危也二說俱可從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愚謂詩人之意蓋言能謹其始雖踰絕險安有不意之患乎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朱子曰佌佌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貧窶者又

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李氏曰小人之幸則民之不幸此皆本註疏舊說也而歐陽氏曰彼佌佌之小人蔌蔌之貧窶者初猶有屋穀以生而今民無祿食愚玩民今之無祿語意若謂鄉者尚足聊生也歐陽之解尤爲婉切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

毛氏曰時是也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與朱子之解農隙之時不同然諸家多從之者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鄒忠胤曰向在東都畿內而此時周尚都西鎬皇父既總集朝權何肯舍此而徂彼夫亦見西戎方强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以自固耶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謀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孥與賄於虢鄶蓋當時諸侯皆有鄙塢之營焉而皇父實爲之倡其背公植私如此　姚舜牧曰卿士安得有三卿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者擇取三卿中附巳者聚歛以益其富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朱子以爲黽勉從皇父之役乃承上二章而言而諸

何楷曰我之不得於親與天實使之我何所得罪於天而至是乎且不知我之所以得罪於親者其故安在乎遲回自審以探被放之由非謂自反果無缺也心之憂矣終將何道以處此故曰云如之何乃無聊賴之極而思欲補救之辭朱子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非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

朱子曰踧踧周道則將鞫爲茂草矣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荊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

耳此說是也長樂劉氏云諸侯無復來者故生茂草

辭意稍拙矣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

知所屆

舊說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

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使漂然如無繫之舟不知所極

也嚴氏曰蟬鳴於柳萑葦生於淵言物皆有所依也

我獨如不繫之舟無所依泊不知所至也二說俱通

而嚴氏取喻更切　孔氏曰於時太子奔申則是有

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奔竄母家非太

子所當至故也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朱子云宜臼獨見棄逐如病傷之木憔悴而無枝不若諸家云幽王斥后放子內有蠱病而外無附枝也至鄭氏云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則陋矣

伐木掎矣析薪扡矣

舊說謂伐木必掎其顛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不欲妄挫之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先儒俱從之而嚴氏曰掎釋文云從後牽也扡錢氏云以手離之木本附著於本根伐木者既以斧斤伐之又

以繩索牽絏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旣斧之又以手杝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爲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附著聯屬爲一體而讒人横離絕之也似于上下文讒人離間之意尤切

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朱子曰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此說本於鄭氏嚴氏曰爲人臣止于敬此讒人非止于敬徒爲王之卭病二說俱可從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焉字歐陽氏讀作煙後儒多從之呂氏曰善人易揺

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

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

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

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爲所惑坐見其情態也李氏曰

蛇蛇安閒也小人之情不可測安閒而爲大言也出

自口矣此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言之好惡惟其

口之所出曾無實巧言如笙中之簧以悅人出其言

曾無媿恥以見其厚貌深中也

何人斯篇

逸齋詩補傳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四詩皆被讒而作小弁曰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巷伯曰彼譖人者亦已太甚獨何人斯終篇不及讒譖一字而其意則多疑畏如曰不入我門不入唁我不見其身還而不入或取飄風以諭其暴迅或取鬼蜮以諭其陰賊至欲出三物以詛爾斯作好歌以極反側可謂迫切矣蓋小弁三詩皆顯被讒譖故詩人亦顯斥之何人斯之譖乃出於同列之暴公故蘇公陰被中傷初不見其形迹久乃知之正如

飄風雖摧敗萬物而風之形終不可見又如鬼蜮之傷人鬼固無形可見而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亦不得而見也讒言陰中其實如此　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鄭氏曰梁魚梁也詩補傳曰梁不必魚梁凡近川而居者必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門外之橋梁也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諸家皆謂責譖人者縱不愧于人獨不畏于天乎歐陽氏謂蘇公自省内無所愧畏夫賢者被譖必反而自省歐陽之説是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秖攪我心李氏曰喻小人往來無節如飄風之

起胡不自南胡不自北歎已適遭之也其猶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亦是歎已之所遭胡爲而逝我梁秪所以攪亂我心耳辭意最妙嚴氏曰彼人如暴起之迴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無準也諂讒者之反覆不測也亦通　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李氏曰言終必見我胡爲而爲此國語曰面而靦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語以爲愧恥非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蘇氏曰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譏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李氏曰古之論盧

名者多說南箕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徒有其名耳嚴氏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

毛氏曰猗加也王氏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于卑人

谷風之什

谷風篇

黃氏曰古說以谷風爲東風嚴氏方以爲大谷之風

觀後章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此詩諸家大約有二說呂氏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一說也嚴氏曰始生爲莪長大爲蒿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其始爲莪猶可食其後爲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得終養也此一說也愚玩匪莪伊蒿語意乃孝子感物而自怨其身之辭後

說是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王氏曰缾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嚴氏曰缾小喻子罍大喻父母缾罄竭則罍無資爲罍之恥猶子困窮則貽親之羞二說俱有理但序云刺幽王則從前說爲是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嚴氏云孝子行役觸目悲傷是也不必定言虐政之病人

大東小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大東小東舊說謂大小皆取于東朱子獨以爲東方大小之國嚴氏從之是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民窮乏之甚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言雖貴者亦奔走道路曾無休息耳嚴氏云不耐勞苦之公子亦復弊屨以履霜不必然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諸家之解多不同總不若朱子云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極得西人驕橫之狀姚舜牧曰西人

進益多受用大將物事不當物事看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歐陽氏曰言我譚人困于供億其取于地者既已竭矣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嚴氏曰始言民力已竭止恐自天而降耳猶言天雨鬼輸也終言罄盡無物雖天神下取亦徒然耳甚言其窮乏之也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二句殊難解諸儒之說雖多未必是詩人之意惟王肅曰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䘏使我不得循子道詩中雖無大夫祭祀之事然左傳文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棐請平于晉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杜注謂文子賦四月義取行役逾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孔叢子載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王肅之說似有依據

我從事獨賢

黄氏曰賢多也王雪山曰言其勞獨過於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謝疊山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嚴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其役蓋甚勞矣幸我未老而方壯衆力方剛强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也不然豈能當此勞苦乎亦通

小明篇

篇曰小明者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别了不關詩義也念彼共人諸家謂念彼隱居不仕之人此葢泥序悔仕于亂世之語而爲是説耳實則詩中但有懷歸之情而絶無思隱之意也當從朱子以爲念其僚友之處者葢前三章之共人即後二章之君子大夫乆役在外因念僚友且又勗其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懷歸固是至情勞苦實其職分嚴氏曰以己之自處者告其同志得之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

憂矣憚我不暇何楷曰憚說文云忌難也身獨而事衆是以心焉懷憂唯忌畏我之力量難支必至於日不暇給也

楚茨篇

李氏曰觀楚茨一篇乃是思古人之意如信南山甫田大田全篇盡是思古人之詩全無一語及於刺幽王楚茨之詩亦然也嚴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于其

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毛氏曰抽除也鄭氏曰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此一說也後來諸家多言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楚然繁鮮之蒺藜與枝條抽發之荊棘者此自昔何爲之地乎乃我藝黍稷之地也此又一說也黃氏曰若如諸家以抽爲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湑兮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抽其棘也今曰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之刈之也非物之自抽也按黃氏之言有理宜從舊

說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李氏曰井田之法實見于周而乃以爲丘甸之法已見于夏后之世何也疏云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益稷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老蘇亦以爲井田之興其始于唐虞之世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唐虞啓之以至夏商之世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孟子云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于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黃氏曰毛傳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什一之法十萬取十千畮庵從之王雪山謂孔氏言凡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韻耳竊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

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言制度之有據矣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滞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農年之法如此蘇氏曰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乏諸家之說大約相類而嚴氏不從謂我農夫自我也非上之人取以食之也引七月采荼薪樗食我農夫爲証亦通但玩此詩文義當從舊說爲是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呂氏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矣葢其喜怒欣戚專在于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則喜爾正此意也　攘其左右李氏云攘却其左右亦通

曾孫之稼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上古之稅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呂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黃氏曰萬壽無疆晦菴以爲上祝下恐合依古注以爲民祝君也

既種既戒

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定宇陳氏曰此章雨我公田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忠厚如此其豳風之氣象乎

曾孫來止

曹氏曰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斂時也

瞻彼洛矣篇

郝敬曰各章首句凄然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其爲刺幽王明也　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嚴氏曰君子至此東都有容刀以

爲賜予之物今觀詩中無賜于諸侯之意不若詩補傳云詩人思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年保此王室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嚴氏曰上章既稱是子之美因贊其先世令人見有佳子弟必曰是其前人所積鍾慶於此也言是子之先君子材全德備左之則無所不宜右之則無所不有有謂所蘊不竭也惟其所有如此是以子孫肖似之詩補傳曰詩人既以賢者功臣子孫謂之之子則

卒章所謂君子乃指王者而言謂賢者既多如此左右取而用之無不可者君子宜之言王者所用得其宜也君子有之謂王者所用爲有人也維其有人是以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棄絶之也二説俱可從

桑扈篇

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氏曰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云賓既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想見其君臣宴飲之間傲慢失禮無所不至此桑扈之所以刺也若夫先王之時禮教素行如湛露宴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如

曰莫不令德則無有失德者矣曰莫不令儀則無有失儀者矣宴同姓如此則宴羣臣可知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也

頍弁篇

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踈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遂作此詩因王不宴飲同姓藉以爲辭而告以禍敗之戒其末章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謂死亡之無日相見之無幾苟今日有酒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他矣諸家之說大約如此而

郝敬之解稍異頗近事情并存之郝敬曰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日與羣小酗于酒親族疎遠無由得闗其忠文武之世鹿鳴樂嘉賓伐木宴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而非爲酒也末章動以危言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柰樂何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頍弁之謂乎

營營青蠅止于樊

鄭氏曰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

是矣而歐陽氏曰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其說亦有理止于樊鄭氏曰欲外之令遠物也呂氏曰青蠅止于樊行且及于几席盤杆之間矣蓋憂之也嚴氏曰讒譖人爲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蓋後來之說益精矣

賓之初筵篇

李氏曰此篇鄭氏蘇氏毛氏王氏皆以爲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歐陽則以爲不然以謂若如鄭氏之說則是一日之内朝爲得禮之賢

君暮爲淫佚之昏主此豈近于人情哉遂以此詩上二章畧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下二章遂刺幽王之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當從歐陽之說蓋此篇首既曰賓之初筵三章又曰賓之初筵首章曰賓之初筵者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也三章言賓之初筵者言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何楷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由者勿語彼醉者雖極善

號呶然無人與之酬答則亦將廢然而自止矣

魚藻之什

魚藻篇

魚之在藻毛氏以爲得其性諸家或以爲失其性然觀魚之游泳藻中未見窘迫危苦之狀不若從古注爲安也李氏曰萬物得其性則人君亦得共享其樂萬物失其性則人君欲以自樂有所不能也故詩言魚在在藻有頒其首言萬物之得其性也而繼之以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言王得以共享其樂也今幽王則不然此詩人所以思古而作也長樂劉氏曰夏月

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上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頒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須大也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于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按此解頗得物情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黃氏曰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則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藿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此最說詩之病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蘇氏曰楊舟汎汎而無所定紼纚可以維而止之天子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

角弓篇

按此詩止刺幽王之不親九族耳序中好讒佞一語乃是衍說諸家過於傅會致本義不明惟呂氏之解最爲通暢呂氏曰一章戒王無疎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歎世乗俗薄王又從而導之

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于應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瀌瀌之可畏王苟篤于親則洸然如雪之見日羣慝衆怨無復存矣奈何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視宗族如髦蠻而不知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毛

氏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錢氏則以爵爲酒
爵嚴氏從之曰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漢田蚡
灌夫是也此說亦通但舊註平順可從不當改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呂氏曰言民不知少長之義
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于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
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此
說本于毛鄭而更覺婉暢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諸家皆以上帝爲斥幽王蹈謂其躁動不常也趣亦
可通然不如陳少南以上帝指天曰上帝警動之矣

我無自暱就之天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始可以往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之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為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此不過言征役踰時耳不必拘泥五日六日為說也

黍苗篇

此詩鄭氏專以營謝言諸家多從之惟王氏嚴氏兼言平淮嚴氏曰首章總言營謝平淮二役二章言營謝三章言平淮四章以下又總言之按營謝平淮皆南行之事而詩言我師我旅烈烈征師似兼言平淮矣

隰桑篇

序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與菁菁莪相類何楷曰按此詩雖彷彿與菁菁莪近似然細味實有不同者以菁

兼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向升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況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乎故知序解自確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諸家皆謂菅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之義按詩但言二物各有所宜耳似未有貴賤之意至末章有扁斯石始喻妾之賤耳歐陽氏曰白華以爲菅白茅以爲束二物各有所施可以竝用如妻妾各有其職可以竝居此說是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黄氏曰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也諸家多取之然觀歐陽本義云彼英英然白雲者于彼菅也茅也皆覆露之而無所擇則其說已在前矣

天步艱難

何楷曰天步艱難以天下將亂言由王寵褒姒故天下將亂也詩人深見狐媚惑主乃宗社危亡所係故

欲王深思而自得之痛之至也鄒忠胤曰后實天步是慮豈直爲巳之失意永訖發哉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嚴氏曰扁然而卑之乘石王履之升車爲用甚卑下喻妾之賤也顧欲貴之于人上可乎其說是矣而何楷曰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卑下亦時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由與王親近則斯石之不如也唐詩有云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意亦類此按此解亦有思致

瓠葉篇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補傳曰瓠葉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媟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毛氏曰卒竟也鄭氏曰卒崔巍也諸家多從鄭氏而何楷曰上章因石路險阻不前而歎山川之悠遠此章言既過此石而山川之悠遠乃復如故故又歎其登歷何時而可盡也此從毛氏作竟字解可從

不皇出矣

歐陽氏曰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出也朱子曰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按前章云不皇朝是雖處勞苦之地而不忘君之意此云不皇出是致死于敵之意朱子之說爲長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王雪山曰豕江豚也猪首魚身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